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四

願學齋文集四十卷附錄一卷 黃與堅 撰

一

且亭詩鈔八卷 楊思聖 撰

四〇三

直木齋全集十三卷 任繩隗 撰

四六九

願學齋文集序

孝昌熊鵬履愚齋撰

文也者道之著也。岐而二之，其可乎？是不然。如有宋朱子其學孔孟周程之學，其道孔孟周程之道也。而於其論文則又有取於南豐曾氏者。曰：士君子之言不苟當如是也。夫學而至於朱子，其言與六經四子並列矣。顧何於文又何有於文中之南豐哉？雖然，有說焉。蓋文與道非有二也。因文見道，與以道為文，雖若有輕重離合之間，而要之源流本末則一而已。是

願學齋文集 熊序

一

故二之不可也。則請不言道而言文。不言朱子之文而端言南豐之文，可乎？南豐之文，綿邈濶遠，斟酌於司馬遷韓愈而自成一家言者也。朱子以其原本六經比之漢劉向、夫韓歐諸家，亦豈無經術而言之未醇故朱子猶病之也。且南豐之自叙其生平也，亦曰學有未進於道者，則疾之。至於文事有不暇為，又嘗自謂晚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所學者博而所守者簡。如集中南軒學舍記所云是已。觀朱子之稱南豐與南豐之見稱於朱子，則南豐之所以為文者

願學齋文集

不大較然矣乎？予年友陳公說嚴國嘗有見於此，其為文也不求之南豐而求之朱子，並不求之朱子之文而直求之朱子之道。自家居以及立朝前後數十年，惟取晦翁全書，朝夕究務窮極其蘊底久之，充乎有得發而為文，汪洋浩瀚，盡變化之妙，而一準於聖賢中正之理，故見之者直以為考亭也。而又或即擬之于子，因此說嚴之善學朱子以善學南豐者，也。而為說嚴所稱許者曰：黃公忍菴之著述可以等身，然生平所汲汲者亦惟以讀書明道為務，未嘗斤

願學齋文集 熊序

二

斤揣合於古人之文，而當世之言古又者必辭之。其文固亦不一其體，而真醇正大之氣即置之曹氏集中，實可以自辨。此又忍菴之善學南豐且善學朱子，以無異於說嚴者也。說嚴所著樊川集于在京師已卒業矣，茲又於金陵得讀忍菴願學齋集若干篇，然後益信二公之所見同，所學同，其相為推許亦無不同者。蓋實有道焉存乎其間，而非區區苟作者之可比也。且夫二公不同於南豐而未見有異道在則然，也是誠有如吾說之云云者矣。若世之人則日拾南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一

豐之口唾而沾沾羨傲之遂自以為真而豐居然冥其身於所謂八大家之列吾見其相去遠甚即二公亦且笑之矣予不才文與道均未之有見也然亦願為二公所許嗚呼予豈能望二公項背哉而特不可為不知二公之文者故於其序思養之集復取朱子與南豐之所以為文者而申論之以質之思養並以質之說巖度二公必更有以教我矣

顧學齋文集 熊序

三

顧學齋文集序

蘄澤陳廷敬說巖根

黃憲菴先生自定其所為顧學齋文集一百十卷以其目錄視余屬為序曰吾求於世可序吾文者得四人馬子昆一也又曰始吾為學因文以見道子之求道也動故可以序吾文余愧其言然卒不得辭而亦將以文與道離合異同之故質之思養而以其文為歸極焉因遂以為其文之序也易言詩禮春秋皆非有意於文也自孔子歿後之能言之士其傳於世者

顧學齋文集 陳序

一

大抵皆有意於為文而其能不說於聖人之道者斯為至矣由孟子以來去聖人益遠道益不明其傳於世而號為能言之士如司馬遷班固劉向楊雄之徒其所為文果皆於聖人之道合焉同焉否耶近代有八家之目其說始於茅氏鹿門而浸淫及於天下後世其意必將曰此數子者不說於聖人之道者也如直以其文而已此數子者可也如以其不說於聖人之道則數子之可議者多矣而唐秦漢唐以至宋有大儒焉不惟不說於聖人之道蓋顯以明聖人之

道於危微絕續之間而其言語之妙又有數子之所

不可及者如晦菴朱子之文是已然而不在數子之

列者則其意不過以為數子者特以其文焉而已非

謂果其不詭於聖人之道也若是乎文與道離而不

合異而不同而忍菴曰吾以文見道又以謂余之求

道動而可語於斯文也其何以說哉雖然彼茅氏者

烏可以為定論乎哉則昌返而求朱子之說矣朱子

自韓歐陽以下皆有識焉而獨稱南豐先生之文出

於南豐今忍菴集曰願學者不知其誰何而以吾觀

願學齋文集 陳序

二

忍菴之文則皆仲晦子固之文也由是以至于聖人

之道則忍菴異日之所見必將有吏道於此者矣所

謂願學者其謂斯與其謂斯與忍菴將歸與其徒議

道於江湖之上以求進其所未至而如余者在官之

日久矣既無所自見於世將齟齬以終矣忍菴亦何

取於余言哉使強為言亦朱子所謂已試不驗之說

者其果何所取哉忍菴嘗所謂四人之傑者余聞之

孝感熊先生其人也熊先生誦學為文見道至矣是

菴試問之其以余言為何如也

忍菴集文彙原序

睢陽湯 斌潛庵撰

康熙戊申過黃忍菴先生於錫山以所著忍菴集見

示當是時吳中文章家方以齊華浮艷相高而先生

獨原本經術以古人為繩尺心竊重之後十年同應

召至京師有明史之役遇休沐輒相過從遂得盡

讀其遺藁益歎先生之學大而有所本非時賢所可頡

頏也竊謂學者謂文必內本於道德而外足以經世

始不徒為空言可以法今而傳後否則詞采鉅燭如

願學齋文集 湯序

一

春先王阮隨風飄揚轉眼蕭索行足貴也西漢儒者

湛深經術不為百家所惑莫如董江都通達治體議

論深切於事情莫如賈長沙而好湛靡綺麗之辭不

根據理道莫若司長馬卿此固人非易辨非甚深遠

難知者乃韓退之號稱知道而敘述古今文章之盛

自孟荀屈莊以至相如揚雄之倫詳矣而實董曾不

一及焉何歟宋儒以退之為文人之雄未可言知道

其殆以此歟夫相如之賦義存諷諫有為而作君子

猶或取焉若近世自命作者輕俳浮薄搜集稗官野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

衆繁渥怪詆之辭如青儼白補綴成篇其意可數十
字筆者率衍爲千百言而不休徒以示吾之高才博
聞爲詳世取寵之具將古人立言之體蕩然盡復存
矣安能望相如之眉睫哉今觀忠菴集中圖書象數
之真性命理氣之微闡發幾無遺蘊禮樂兵刑漕渠
水利盛衰沿革名物度數無不完極原委期鑒鑒可
見諸施行其斯爲體用兼全之學也予其爲文也醇
雅而不治簡質而不繁謹嚴而不夸吾不能測其於
先儒何如要之爲實量不爲相如有斷然者先生操

顧學齋文集 湯序

二

履端靜難出入禁林官稱特從而所居委巷版門竟
日無利吸聲振座蔽榻寂寞著言刻苦要眇如窮愁
專一之士蓋其志遠矣其人如是其文亦如是是
豈可僞爲哉余竊恧然似何足以知先生而綴以序
見屬余不獲辭也乃爲之言

此余舊刻忠菴集文彙序潛庵先生癸亥作也余幼
而好古湛溺於詞章之學尋自隄隔殫精泰漢而尚
局於見聞未能深究根本之故也已微通籍復罹世
患退而自思身既不遇矣庶幾立言之一途稍棄夙
習窮其指歸少少有以自見然材識命淺未之有得
亡何吳膺異數辟營所事而去道遠矣晤文因其難
兄欲因文以見道而最易言乎先者念海內諸公莫
若無是齋陳說嚴湯潛庵魏瓌漢口先生繫心此道
欲以祛壘障正而請一言不期三四年間湯魏兩公

顧學齋文集 自跋

一

俱已即世今幸熊陳兩先生不棄而序之冀借適量
非分所安然畧於詞而推原義理以命吾兩先生之
愛吾至矣檢視篋衍尚有潛庵舊序一篇緒言如昨
讀之慨然因立梓於後以識勿忘亦將以自勉勵期
無負大賢之稱許也庚午重陽後三日黃與堅跋

願學齋文集附錄

江南通志文苑傳

黃與堅字庭表太倉人順治己亥進士未就選會
以博學鴻儒舉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未幾復
命分修一統志生平崇尚經術輯解甚多詞賦並
其餘事所有易學聞思菴文集

太倉直隸州志列傳

卷四 儒林 志文學傳 錢寶琛
士登名 稿列傳皆同不復錄

黃與堅字庭表幼從呂雲字學張津見而才之以
諸生拔貢入成均 廷試第一順治十六年成進

願學齋文集 附錄

一

士校推官旋以奏銷註誤康熙十七年應博學鴻
詞徵試授翰林編修指贊善典貴州鄉試時睢州
湯斌以禮部尚書掌詹事並有輔導 皇太子之
命 上難其副大臣皆推與堅遂以厚銜充該官
既有忌嫉者嫉廷臣文章會勅與堅獨不署名以
妻親乞歸與堅工詩以性情勝嘗輯太倉州志未
及梓行居御稱厚德年八十二卒
鵲徵領事實 表與李鼎新富孫遇孫皆顯
黃與堅字庭表號思菴江南太倉人順治己亥進

願學齋文集

士由江南巡撫薦天顏薦舉授編修官至督善著
有思菴文集

富孫按思菴生平完心經術輯解甚多易學聞其
一也明史告成後 命分修一統志詞賦其餘事
耳

錢曾思菴詩教云往予親行卷中得庭表詩故歎
豪筆呈呈然如有光氣展卷得長安金陵雅盛諸
篇損挫銷鋒鏗鏘悵風情骨格在韓致光元稹
之間野所城掌謂後來不得不推此賢時人未

願學齋文集 附錄

二

之知也久之庭表學頗益富才力益老樸華落藻
驚悉都市梅柳謂予言不虛矣 李坡走房見地齋
有學思曾係錄並

王丹麓今世說云黃庭表童年預悟詩一日文二
三日即記憶三歲能識字五歲能誦詩八歲酷好
唐人詩錄小本携出入輒為蒙師所禁打十四歲
慨然有志於古學欲遍讀周秦以下甫三年讀周
未諸子及六朝以上者幾盡又云庭表性落落雖
與人交當生死志難不肯轉目相背負

清代詩文集彙編

六

國朝先正事略 平江李元度輯

黃忍菴先生與堅字庭采江蘇太倉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召試鴻詞科授編修還督學著有忍菴集錢牧齋序其詩謂長安金陵難感諸篇極挫鉤鎖鏗鏘惻愴在韓致元元祐之間吳梅邨祭酒書選集東十子詩以先生為冠十子者周子儼顧伊人許九日王異公王虹友王惟夏王端士王擇民王次谷也

黃庭表文集序 崑山陸元文增廣文集

顧學齋文集 附錄

三

始余在家塾聞姜東諸先生以經學倡起黃君庭表弱冠有名嘗以試事至吾邑余一識之其後余補博士弟子員與四方士往還因得交於庭表蓋庭表為科舉文字時其中猶中所輯經解墨牘未具言曰文章皆本於六經六經者百家之權輿而古聖人制作備焉猶涉江漢者必溯源於岷山岷山岷山非是為無本也既而與余同貢入文學日益有聲未幾歲進士久之僻居海上鬱鬱不得志余兄弟勸就選人祿金以贈其行會有詔徵天下篇博

之士余首以其姓名言之當事登薦判試詞賦稱旨乃改官翰林然而庭表之文所尚者經術詞賦其餘事也其在史局慨然有志於班馬而袁撰志傳最有體要又修一統志浙江郡縣皆其所裁定所論辨刊刻極精當然未嘗以此自誇其操行修潔在京師杜門謝客寂寂也余與庭表嘗經月一見見必與往復論古褒貶不倖今年冬以改卜先人城兆請歸集其生平所為文得三百餘篇屬余為之序而其言以為可序吾文者四人則考臧熊顧學齋文集 附錄

四

公度澤陵公雖陽滿公何余而曰也余何敢當考臧公吾師也學問經濟為今之朱仲晦真西山漢澤雖陽吾前輩皆所謂道通德而能文章者三先生既序之矣所以發揮於吾友之文者宜無餘庭表徒以御曲之誼故舊之情而不能已於余之一言乃不敢因辭即以棄者定文本未及開論學大旨以復於庭表而已庭表所著經解失之於遺江急流中今所存者易學聞一錄及諸經論說一奏而已蓋集中什一也豈不惜哉余嘗論王遵嚴

之稱唐應德謂上下二千年間直接李札子游其
標榜未免稍過而今人好排勝已見庭表仕宦落
落向之親暱愛讀其文者頗柳榆之反加訾毀豈
知庭表之文不苟作後之讀其書者雖千載而遠
猶當知其學問之本原況於余文數十年親見其
畢生嗜學實心勉之其好為議論者亦未返而自
思已矣

是書為御先輩浦心傳徵士雍正戊申手抄本也
未有跋云先生所刊思菴文集付不及二三而全

願學齋文集 附錄

五

集竟未付梓余先影鈔刊本一帙後復鈔宋蔚如
處未刻願學齋文集四十卷藏之篋衍等語距今
先緒已亥已一百七十二年余於蘇州抱經堂書
肆得之歲月既久且連兵燹尚屬完好亟為重裝
並將志傳事略及餘序附錄簡端先生所著尚有
易學闡一通志及易學傳作易學闡此據本集自序當不誤也 大易正解
月令輯要太倉州志稿思菴詩集見通志州縣志
藝文及本集自序容再隨時搜訪之東倉書庫主
人繆朝荃謹識

願學齋文集

是集原抄本向在繆氏書庫所藏珍若鄉琛里人
無由窺秘不幸嗣陳失學城書如仇志數捆載玉
峰書諸海上余從友人嘉業堂中觀此不朽鉅作
亟假副本傳之好事嗚呼願晦何帝天若前定文
字猶然況在吾輩每一展卷蓋不勝感慨係之矣
歲次己未秋九月二十有五日邑後學錢經鑒謹
識於滬西遼善里廬次純飛閣而腹下

願學齋文集 附錄

六

清代詩文集彙編

八

顧學齋文集總目

晏東黃與堅庭表氏著 劉猷 君泰

卷一之四

經解四卷五十三首

卷五

論一卷九首

卷六

議一卷十二首

卷七

考一卷十首

卷八

說一卷十三首

卷九

策問一卷六首

卷十

老畧一卷二首

顧學齋文集 總目

一

卷十一

賦一卷五首

卷十二

表頌一卷六首

卷十三之十五

書三卷廿八首

卷十六之二十二

記七卷六十六首

卷二十三之三十三

序十一卷一百三首

卷三十四之三十五

傳誄二卷十八首

卷三十六之三十八

墓誌銘三卷三十首

卷三十九

碑表行狀一卷八首

卷四十

題詞跋贊一卷二十八首

顧學齋文集 總目

二

共計三百九十七首

雍正六年歲次戊申三月上巳日同里浦泰惺

歷氏 鈔錄識於王館中共計五百零八頁

謝 本姓

願學齋文集卷之一

姜東黃與堅庭表氏著 別號 居菴

經解一

河圖洛書中數論

或問於余曰子之易學以闡一名有說乎曰有夫易學之晦晦於學易也由孔子以來歷世幾千百年言易者亡慮數百家而皆自以聖人之徒也孔子曰太極周未諸子亦以為太極也云爾孔子曰陰陽漢魏諸儒以至五行律曆家亦以為陰陽也云爾其以易

願學齋文集

卷一

一

本之學爭鳴於世大約有二老子以大適為混成莊周以幾之六極而王弼韓伯皆宗之此言氣之說也焦贛京房以卦直日為占驗迄楊雄九疇二智以管日此言數之說也夫氣與數易之所以為易也此豈汨於無滯於有而以為易者哉使以氣為太極而窮其說時并氣而無之此列禦寇之所謂無極也是有氣而無陰陽也使僅以數為陰陽又進而窮其說將以至無為至有此管輅郭璞之流舉凡天下之物而可皆謂之數也是又以數為陰陽而非陰陽所為

陰陽也之二者皆精於氣數而粗於理者也烏足以言易哉夫義文周孔四聖人之道其難且亂而不明於世也久矣是以王氏註易由晉迄唐皆以傾太學行其說揚子太玄其慕說而為之註者數十家傳訛踵繆日且滿殊而後世更有揚其波以清炫黑白者人何以別可否而定一趨哉迨宋周邵二程張朱六子各以其說發明易理舉氣與數皆入於理之中而易學以較著余所以鉤致六子之遺言而以闡一也或又曰六子之言易亦不一矣而子之以闡一何居

願學齋文集

卷一

二

曰濂溪之圖說所以破周未諸子言氣之謬也伊川之易傳昭唐之本義啟家所以破漢魏諸儒言數之失也而朱子之言象占更於易學為有功是何也蓋易以變為因而變因屬之人於天地無與也猶漢儒以其變專屬之陰陽於是術家方技後先難起皆以五行為推算而更假托於八卦以為是陰陽者即易也於時太史遷亦以為易因陰陽也而以著策與五行諸家並列於日者傳如是而易不幾亡哉且陰陽之變不可勝窮其數亦不得而盡也若於中鉤新致

異以為易則尤非故後世言數之與較之言氣而滋多此不能明理之故也今朱子以象占為初裁而知易之理已具乎人特資陰陽以為用此余於六子中尤從朱子以聞一也或又曰子圖言數矣而以數為非既以其說本朱子而圖書之數位與方圖之順逆又與朱子異何歟曰予所否者謂漢魏以下術數之沿流而非圖書之本數也圖書為天地數之始六十八卦所由生是豈可不言又豈可易言哉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所謂則之者其必有一成

顧學齋文集 卷一

三

之法似乎引繩削墨而為之而非一倂借一游移可以為則也先儒諸說未見其一因於諸圖象反覆詳玩而始喟然有省焉蓋先天四圖此圖書之奧也朱子言圖四象以乾坤離坎為得數元氣莫艮為得位而以數推之乾坤固然六子尚有不合者以朱子但以河圖之奇耦分陰陽而未究陰陽之合也若以小橫圖觀之即四象之分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而後以分八卦固不能以圖數中奇耦竟判為陰陽即子云四象者陰陽之交則由四象以生八卦八卦又陰陽

之再交也是庖犧先有見乎陰陽之合以畫卦豈待文王觀變而始演易哉夫四象之分四象之合也今以橫圖四象按圖書之數則八卦所由今已釐然其畢具猶之有物有則也所謂則之豈誣哉或又曰先儒以八卦配圖書數與位多不符其從之否與曰所謂圖書之數具有八卦者皆以其中數推之而非以推外數也若以圖之四實四虛書之四正四偶必分別以屬八卦庖犧畫卦時豈先有此二老二少遞加之成據也哉第以圖書之中數與外數互為舉按而

顧學齋文集 卷一

四

於八卦無不合故謂之聖人所取則蓋是國圖書所自有而非強為也邵子又云數皆從中起因取方圖二圖覆玩之而知國圖一左旋一右轉從中分者也方圖一上卦一下降亦從中分者也之二圖者皆有順有逆自然之數豈敢拘於朱子之成說獨以方圖為逆數也哉或又曰書圖一數也何以其數與國書等亦謂之則之大傳曰順性命之理又曰易逆數也豈與理不同而者數又有不同歟曰著本於四象所據者一二三四之位兼六七八九之數與河圖合而

而聖人著法因乎此所以謂之則之也其掛物與過
揲數皆約以四即十二亦以四即參三兩二亦四之
中約以四也試以四象言之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
太陰四皆以順而生而即而反之六七八九入以逆
而成邵子云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舉
一歲之四時一日之十二時陰陽皆以逆為之用而
數豈異是乎朱子之於香約以四約以十二同天地
自然之數而非強制之以合於六七八九之數也蓋
易固以理為順數為逆所以數之逆即為理之順也

願學齋文集 卷一

五

由是知學易者宜從四圖始即四圖而文王之橫圖
與圖書義已該於此蓋非於大小橫圖推所由來無
以知危微所以畫卦之法非於方圓二圖窮其進退
往復無以知文王周公孔子所以繫象辭而釋爻象
之故以是而究觀全易縱橫上下皆是也何理之不
歸一乎此又予以朱子之說折衷邵子而以開一也
或又曰今之言易者皆自以為從朱子然考於理而
徒即數以鉤奇以為朱子亦如是是孫爻以入室也
子之於朱子斷斷置辯也得毋亦蹈其失敗全曰否

願學齋文集

否以全之言數即以言理也且朱子之言數以開圖
書也假令徇其說與本圖相杓鑿其從也甯距之豈
言距而理從則於朱子之所以開圖者書猶一也而
豈與朱子悖也哉凡予所謂理皆即氣而求之是亦
朱子之說也二氣猶一氣動為陽靜為陰皆本於自
然其動而靜後為陰靜而動復為陽即所以自然而
為理也觀圖書一太極而陰陽之理明觀四圖而知
陰陽有自然之變化圖書之理不逾明乎後之學者
往往以私臆私為圖未嘗不說托於先天也繆為卦

願學齋文集 卷一

六

氣之說以藏家多至幾千百未嘗不巧附於後天也
而言先天者圖書見乎無本於先天之四圖言後天
者亦祇用其十干十二支之術分屬五行何足以盡
後天卦位之說也即子曰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
理理失矣而為之存者幾何哉余不敢曲學以徇私
故所以言易者務要於一理理既一而後以氣數互
言之雖百千萬億變皆一也即說與六子異揲之義
文周孔四聖人理無異吳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揲一也
撥於一而四聖人無異理又何疑於宋六子而不克

其說也哉

先天四圖異同說

余言易稍異矣而復有圖說者以余之言易並從朱子其同者則從同其異者復為之明其所以異而後異者可反於一也余之舍朱子而從邵子者說有二大率以圖數蓋其時圖數之學莫精於邵子而程子不之傳迨朱子言數學又以為易之一端而弗詳人故歸於邵而其說始一也朱子以乾九兌一離八巽三坎七艮四坤六為卦數而以數少者屬圖內數多

顧學齋文集 卷一

七

者為圖外其說無所本後世有病其說合者若胡氏玉齋謂乾元生於老陽離震生於少陰巽坎生於少陽艮坤生於老陰是八卦之位本於四象也其以乾九兌四離三震八巽七坎二艮一坤六取陰陽分合以配之合者其數多分者其數少而準於圖數中之十又洛書之數以陰陽多少為贏縮陽則進陰則退而準於書數中之五是八卦之數又不於圖書之中數也之說也本胡氏而余以為邵子何哉蓋邵子云數從中起玉齋之說自此出也聖人之畫卦由中以

及外故圖說雖於十書校權於五而復諸卦位以四象類推之其演為四圖猶一圖也縮之為小橫圖伸之為大橫圖是縱以為橫也規之為圓圖矩之為方圖是動靜以為方圓也大傳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今以四圖卦位並按之而一小一大一左右一上下數皆有順逆此圖之所以并為四而四亦可并為一也若朱子以方圖為逆數則是方圖有數往無知來且以逆數言之則是獨方圖可為易三圖不可為易也夫三圖有順逆獨方圖有逆而無順則方圖當另

顧學齋文集 卷一

八

為一圖何以仍列圓圖之內而為四也哉此邵子言數之說以為誠然雖聖人復起不與易也言易之文自載文彙全集中今令諸圖注與咸九十七首名聞一已另刻故一首不載入僅錄說二首以識大畧云 自注

五行說

或曰五行之本陰陽也審矣周子濂溪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其推之太極何歟曰此理氣所以相生也天地間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而形而下者

莫大於五行非陰陽用之以生成萬物乎夫是五行也以氣而成形當其始生氣尚隱於形而理固不能若形之著也使謂物物惟一理歟即形以窮之則五行固一物何以能物物然使即氣而窮理則一物一陰陽而所以物物者皆理也又何五行之不本太極乎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為序也先氣而後形水為氣之始因為形之始土為形之極固以為氣之極也漢儒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宋儒

願學齋文集

卷一

九

因而演以陰陽之成數為六七八九十而濂溪圖說曰陽變陰合水火木金土是其序皆本於洪範也于百年以來自箕子至周子凡言五行一皆本於陰陽之最初為之說而謂太極之於五行也有二乎或又曰五行之用不同矣而以推之一太極豈五行之於氣也亦既於一而無別歟曰不然所謂無別者其理而有別者其氣也凡天地之氣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五行特以氣之偏而局於物此洪範曰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爻稼穡其用亦不能并包也之五者陰陽以

五根而氣常有偏勝水以陽陽故明於內而外之澤瀉必以陰火以陰陰故燠於內而外之奮迅必以陽金以陰退也而後以固陽之木以陽發也而後以陰長之土為水火金木之所附而土無地之權亦僅以一物列於節子地四象水火木石之內則又屬陰不屬陽後世以其氣偏勝有五勝之說而又推所以相生謂之木火土金水此洪範之變也目變以析理而其理以適精乃別之至而豈無別哉或又曰五行既有別矣而濂溪謂之曰五行何居曰所謂五性者此

願學齋文集

卷一

十

氣之性而非性之性也夫性一而已烏有所謂五性哉惟是所受之氣不同而具一形即具一性所以五氣而謂之五性也朱子又謂在人即為五常之性謂木之神曰仁火之神曰禮金之神曰義水之神曰智土之神曰信而又以陽為仁陰為義今陰陽之初陰陽之盛以五行與五常分屬之顧五行一物也以五行拘於物而謂五常皆拘於理其可孔子之言雖善或性之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以理即具於氣旁皇周浹而無不在也若夫五行水火

金木不能相兼縱令反其性水之容火者有之火不能容水也木之藏金者有之金不能藏木也土以生水火木金而水火木金不能合以生土也則是五行者以氣而為形皆其制於形不能以氣混於物者也故相生以相克而又謂之水火金木土是豈非五行各一性為性之偏不足以為天地之性者哉此朱子又以為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也蓋洪範之五行取洛書之中數而易傳之天一至地十朱子分注以五行又取河圖之中數凡五行數之五皆

顧學齋文集 卷一

士

取於圖書也自洪範以五行究推之五事後世以十干十二支並雜之五行於以分陰陽定吉凶術數之附於易者以滋衆然易言天地不言五行也夫子之易傳蓋備矣若水火亦僅於卦象一推之而不及五行豈非聖人之言哉

洪範五行論

洪範曰初一日五行次則畝用以至於藏用用有八獨五行不言用以陰陽之用莫大於五行故以不用為用也夫天地之內凡有形垂而具陰陽者有一不

出於五行乎而是五行也始乘乎氣已寓乎形或聚為形而以氣用或散於氣而祇用其形或氣粹於用而尤以形用舉天下萬物之數或清或濁不離五行而五行亦操縱於陰陽以自為清濁而已矣水得陽而伏於陰則陰勝火得陰而熾於陽則陽勝木以陰滋而陽盛之金以陽銳而陰固之則陰陽以互勝土合水火金木之氣以為形則陰陽以互藏而尤勝是五行一一以相勝也相勝則相爭顧何以洽四時而成萬物乎然而五行一氣也一微而有五故為五又

顧學齋文集 卷一

士

不能混為一因謂之五氣而五氣則一氣也一氣則一極也洛書之數五居中此九轉以極為五何居九之中而以位推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中五為土則陰生以陽成陽生以陰成不又以五根為用乎漢儒以五行上合於五星下屬於五事而五行者又以五勝為之說顧古豈有五勝之說哉其曰水火木金土即陰陽二氣有絳有牡故先稱而後及牡也又凡物之生先有氣後有形故推其所生由氣之積以至於形之積也然此五者其皆有性